

復

仇

(日) 高木彬光 著
曲建文 译
陈桦



复 仇

〔日〕高木彬光 著

曲建文 译

陈 桦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神 秘 の 扉
高 木 彬 光

根据日本角川文库版译出

复 仇

〔日〕高木彬光 著

曲建文 陈桦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6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100册

*

ISBN7-5059-1664-5/I·1141 定价: 4.25元

目 录

第一章	松枫阁的由来	1
第二章	朝比奈家的人	14
第三章	阴惨的婚礼	27
第四章	“我早晚要回去”	38
第五章	恐怖的蜜月	53
第六章	小栗上野介的遗书	72
第七章	神秘之门	88
第八章	屏风岩上的惨剧	103
第九章	巴西来的人	120
第十章	蒙面歌女	145
第十一章	白发鬼	163
第十二章	毒蛇之牙	180
第十三章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98
第十四章	地狱里的新娘	213
第十五章	同归于尽	232

第一章 松枫阁的由来

当那座埋在记忆深处的建筑——松枫阁又耸立在眼前的时候，我实在难以遏制从心底涌起的悲恸欲绝之情。

那刻骨铭心的怀念，如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初次踏进这幢建筑时的羡慕和威压感，以及产生于过去和现在的种种相矛盾的感慨，都搅合在一起，在我心中翻腾不已。

这幢充满了多少血腥的记忆的建筑，将要被某公司买走。这家公司买这座房子是用做俱乐部呢，还是宿舍呢，或者改建成饭店呢，我毫无所知，也无意打探。我不过是受某人之托，来担任这幢建筑的向导而已。

事先约好下午二时整在这座房子的大门前会合。可对方到现在连个影儿也不见。不过对我来说，这也许更方便一些。因为自从我被委托担任向导，一直到再次亲眼看到这座建筑以前，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我站在这座建筑的面前时，会有怎样的心情；此刻，我想独自体味一下这令人感伤的氛围。

今天，松枫阁的正门洞开，摆成一个大大的八字。但门里有分列两旁的浓枝密树遮蔽，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楼房。

当我徜徉在门外修整过的马路上时，正门另一侧大杂院的一家窗户上，倏然闪过一张女人的脸。

虽说此刻才下午两点多钟，但由于是冬天，加之有枝叉繁杂的大树覆压在上，附近一带阴沉沉的。在那不见天日的窗子暗影里，倏尔闪过的女人的脸，惨白如一缕幽灵，令人恍惚觉得做了一场白日梦。

紧挨松枫阁的正门，有两间六个榻榻米、一间三个榻榻米大小的陋室，我在这儿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如今，它那镶嵌有铁条的窗户以及房顶上被熏黑的马口铁板，都一如往昔。那时，来这儿看我的朋友说：

“一来到你这儿，就有遭到了流浪武士袭击的感觉。过去，大名府邸中的所谓大杂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你就象上杉家的那个随从——小林平八郎。”

听了此话，我不禁涌起一阵苦涩的感伤。随从——不知是否这样。软弱无能的随从！对防止那个悲剧的发生而束手无策毫无作为的愧恨，至今仍痛楚地压在我的心上。

那张惨白如幽灵的女人脸，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尽管这幢宅第里无人居住，但在这个大杂院里住有管理宅第的人，也许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家属。即便她真的是一个幽灵，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大门开着，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没跟谁打招呼，便举步迈了进去。路两旁栽种的树木，在主人去后无人照看，任其自生自灭下去。以前在我任课的高中校园的一角，开设有一个自然观察园。那儿不准任何人进去，为的是让学生们观察自然力的蓬勃生机，看看野树杂草的繁殖力是如何的顽强。昔日松枫阁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庭院，如今荒芜得甚于那

个自然观察园何止十倍百倍！

松枫阁仍以当年的神情迎接着我。一两年的时间，在这幢总面积为三百五十坪的石结构的宏伟建筑上，不会刻下明显的岁月的印痕。

所有窗户上都帘帷低垂，除了烟囱不冒烟之外，一切都与当年毫无二致。

但我却感到了无边的凄凉。中国古诗人咏唱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倒不如象这位诗人在其名作《春望》中所说的那样，随着朝比奈家族的衰败，这幢建筑也不留一点当年雄姿地化作一堆瓦砾……

传说，这幢房子里有一个白发女人的鬼魂，每到深夜便能听到她那窸窣的脚步声，从这个房间响到那个房间。发生于这幢宅第内外的一系列谋杀案件，在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添枝加叶的改造之后，不论有的或没有的，都被煞有介事地传播着。

死亡之屋……神秘之屋……

我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句来称呼这座宅邸，尽管我较之其他人更为了解这个凄惨的一系列谋杀案件的真相……

这时，我的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奇思妙想。这是一种文学家们称之为灵感或神来之笔的东西——将朝比奈家族衰败的真实过程传之于后世，不正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么？

把这个充满了悬念和冲突的事件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使它的情节一波三折、回肠荡气，叫人读了如身临其境而捏着一把汗，这是别人的事。我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家，自然没有如此之文才。然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按着时间顺序将事情的真相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后人，则是历史家的责任。

回想起来，是否把我与这座建筑的前主人联系在一起的那段晦气的命运，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日后我要担当起这次事件的记录者呢？或者仅仅是为了报答我的那位如今已不在人世、孤独而凄惨的朋友的知遇之恩呢？……或者是上天把使命赋予了名叫郡司省吾的我？

那时，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游来荡去。当天工作完毕回家之后，乃至几天之后，这些想法仍在纠缠着我，甚而至于越来越强烈。

不过，我之所以踌躇不定，没有拿起笔来写出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原因。

与整个事件的前半部分不同，在事件后半部分的一系列谋杀案中，我自然不可能一直在现场。就是说，我不能始终以亲眼所见来讲述事件的前因后果。

不过，有些情况是可以通过思考推理获得的。所谓历史，不都是这样的么？所有的历史家在严密的史料的演绎归纳之中，都要敢于大胆地飞跃。如果惮于这种冒险，史料无论到何时，都不过是没有生命力的素材堆积而已。

幸而我珍藏着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的手记。如果熟读并领会了这个手记的全部内容，那么，即便没有亲自耳闻目睹的事，也能够推断出来，就象我亲自经历过一样，甚而能够感受到每个出场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他们的心房为恐怖所蹂躏的悸动。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家应该完全隐没于事件发展的背后，即便如此，读者诸君大概也会体会到我对事件进展的微妙反应。首先需加以说明的是，事件之所以有个一贯到底的情节，往往是由于审视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审视整个事件并加以适当调整之故。为使历

史给读者一个客观的完整的认识，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述一下我与朝比奈家族的因缘以及朝比奈家族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我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历史学科。我的父亲是个极端的放任主义者，没有把他的孩子嵌入父母意愿的框模中。在学习上，他认为反正天生我材必有用，还是喜欢什么就随便选择什么的好。因而，我一门心思想在毕业之后能成为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便自做主张选定了这个学科。当时父亲的事业经营情况良好，所以我想在毕业之后，如有可能，在大学的研究室里留一段时间，自然并非没有由副教授而教授地一路升上去的打算。为此，当毕业日期临近之时，我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为求职而东奔西跑，管自优哉悠哉地自得其乐。不料在毕业之际父亲突然去世。当得知父亲留下来的只是庞大的债务时，我不禁惊得目瞪口呆，惶惶不可终日。

我赶紧去拜访教授，商讨有没有至少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当时他向我提出的，就是朝比奈家的秘书这一工作。

在那间红砖建成的文学部研究室里，Y教授捋着白须，侃侃地谈着这个家族的历史以及这幢建筑物的由来时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你大概不知道，这个朝比奈家族在神奈川县也是屈指可数的资本家。他们的府邸在S町，名叫松枫阁，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呵！现在要想建造那么宏大的住宅，大概得化费几千万甚至几亿元。当然，他们也不是代代都是资本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后来的一个时期里，日本曾一度出现过大繁荣。燃着钞票点烟卷啦，付出与体重相同的金币为一个

065927

艺人赎身啦，等等，尽管我那时还是孩子，但当时暴发户们这种挥金如土的作派，也听到不少；你那时还没有出生，当然毫无所知了。不过这种瞬间暴富的荣华，如一枕黄粱美梦，醒来便是一场空。此后不久席卷而来的经济危机，使无数大小暴发户们在转瞬之间销声匿迹。然而却有在这激烈动荡的波涛之中善于游泳的人。比如，松方侯爵没落了，但著名的美术珍品松方收藏物留在了法国；久原房之助将经营船只暴敛的财富藏了起来，后来被诋为财界政界的怪物。而朝比奈汽船公司的董事长、朝比奈岩则在事业的顶峰激流勇退，给后辈留下了这个被称作朝比奈府的建筑——松枫阁和数额浩大的财富。”

夕阳的余晖从小窗子射进来，把老教授的脸染得红红的。也许，在学者的清贫中打发了大半生的老教授，在意识的深处也潜伏着对财富的向往，当时他语气之强烈，一直到后来很久，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然，你现在还顾不上这个。人通过一代便筑起了豪富的巨厦，接着会再去求名。但只有门第，却无论怎样也是求不到的。有了钱，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征服，但金钱却买不来门第。凭空说我是某某的后裔，我的先祖是某某，当然不行。于是这个朝比奈岩想有所举动了。他搜购了许多古文书，打算重新修定自己应该是如何如何的出身。后来他说自己是朝比奈三郎义秀的后裔，迷于无可救药的痴心妄想之中。”

不错，不论是谁，如果一代便取得了巨大成功，都很容易陷于这种心理状态之中。可是他偏偏把朝比奈三郎义秀这个传说人物抬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我望着教授的脸，无言

以对。

“说起这个朝比奈三郎义秀，你也许知道，他的母亲叫巴御前，父亲叫木曾义仲，也叫和田义盛，在和田之战失败以后，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谜。他留下一句豪言，说有本事当去游历朝比奈的地狱，并著有《朝夷巡岛记》三十卷。其中如一目国啦，小人岛啦这样的故事的价值，被认为与日本的加里巴旅行记差不多。可朝比奈岩那癫狂的脑袋里也许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在某一天的夜里忽然失踪了，而且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松枫阁。”

“失踪了？象书里写的那样……”

“他是町上的第一大名人，乘车之类出走的话，不会没有人见到他；如果是被杀，也该留下尸体什么的。从那以后过去了三十多年，关于他的下落，至今还是个谜。”

不知怎么，我对这个家族开始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兴趣。

“因为他是如此富有的资本家，自然少不了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因此从这儿那儿冒出几个异母子女或其他什么亲戚来，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看来他的子嗣竟出乎意料地少，除了一个叫义次的儿子之外，再没有别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叫义次的第二代主人也在这次战争中神秘地消失了。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中，有个把人下落不明，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一时的偶然。总之，这个叫义次的去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松枫阁来。有人说可能是去女友处时，中了枪弹身亡的。虽有此种说法，但唯一确定无疑的是，当时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义次共有四个子女——其中有一个不是正式的，连庶子也没认，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好象跑到巴西或其它什么地方取得了成功。嫡出的三人

中，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大的叫福太郎，小的叫寿；女孩叫操子。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曾出现过两次的下落不明事件，又出现了第三次：第三代主人福太郎又突然消失了踪影……恰如一缕轻烟，消失得不留一点痕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的心因激动异常而颤抖着。

“大约是一年之前吧。当时寿也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由于他是次子，没什么责任，便在理学部学习他所喜爱的动物学。哥哥失踪之后，他不得不辞学回家。尽管他没有得到学士之类的学位，但这既不影响就职，也不妨碍女人们要嫁给他，就是说，他本人的条件很好。那么，他本人是否为所喜欢的学业半途而废多少感到恋恋不舍，或者对自由地度过学生生活的京都怀有乡愁般的感情呢？我想也许因此之故，他才不屑一顾东京的大学毕业生而特意来这儿的文学部雇佣所需要的人。嗯，看来可能是这个原因……如果有机会，你不妨问问他。”

或许，我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不过这所学校有几千名学生，学部不同，学年不同，如果没有相当的个人关系，即便在校内见过面，也不可能记得住。倒是我开始对这位不相识的年轻人怀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我觉得，这种感情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出于校友之类。那么是因为这个奇怪的家族历代主人都命中注定要神秘地失踪这一令人疑惧的现象？或者是与传说中朝比奈渡海故事相联系的那个怪异的事件拨动了我的浪漫心灵？抑或是冥冥之中不可见的命运在这瞬间罩住了我，悄然无声地把我拖进了这个地狱般可怕的事件之中？

“那么就拜托了。至于什么条件，我不在乎，只要能去就成。”

当时，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头致意。教授瞪着山羊一样的眼睛望着我的脸：

“唔，你没有入赘朝比奈家，大概你不会也下落不明吧？当然，同意不同意，还得由对方来决定，还是先去信问问吧。”

帮助学生就业，据认为是大学教授最重要的任务，但这只是对其它学部来说的。进入文学部或理学部，从根本上说，是以获得学问为首要目的的，教授作为学者，是不属于干帮助学生求职之类事的。

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年Y教授给我帮这个忙，或者是个例外。此后过了几天，教授又把我叫去，说：

“朝比奈家回了信，说希望你明天到他们那儿去，见到了本人之后再决定雇用与否，并随信寄了旅费来。这样，以后的事会怎样且不去管它，今天晚上你就出发吧。”

教授递给我一封挂号信。里面的钱即使买一张二等快车票也用不了。信上的辞句通畅而文气十足，我总觉得是秘书或其他什么人的代笔。不过，这种连旅费也一起寄来的周到，倒叫我不由得切实感到了朝比奈家的与众不同。

当天晚上我上了火车，离开了京都。抵达东京时是清晨，这个时候是不好闯进人家里去的。于是我在外面消磨了二、三个小时，在十时左右，来到了松枫阁的大门前。

由于我专攻史学，所以在学生时代就游遍了关西的神社佛阁等古建筑，并通过学习西方建筑史，看到过不少外国王宫的庄严华丽的建筑照片，但这都没有象这座松枫阁一样，给

我一种说不出的威压感。这幢两层石结构英国风格的建筑，据说是特意从欧洲请来的建筑家设计的，它做为贵族的公馆，自然也就具备了一种典雅厚重的风格。无论是一块块方石，还是一根根柱子，或者大笔挥洒，或者精雕细刻，都保持了整体的和谐。然而整个公馆却令人觉得笼罩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神秘，似附着一种把人的灵魂拖入阴间的鬼气。这是否由于从Y教授那儿听来的几代主人神秘失踪的故事在我心中留下的暗影所致呢？

我从正门走进了一楼的大厅。大厅里似漫不经心地放置着许多艺术品，不由得使我倒抽了口冷气。罗丹的雕塑，雷诺阿的画，以及从二楼的穹顶透过椭圆形的孔，把奇妙的七色光投到一楼大厅的彩色玻璃、在大厅深处舞厅两边到楼梯两侧树立的雕像，乃至黑檀木屏风上腾飞的龙的浮雕，都在雄辩地炫耀着这家主人的富有。

我的两脚发软，觉得自己象一只气球，浑身的力气从所有的毛孔眼渐渐地泄出去，一点重量也没有了。过了十五分钟，如果管家龟山兵助再晚出来一会儿，说不定我会忘乎所以地逃出去了。

龟山兵助——此人四十二、三岁，胖敦敦的，脸色油亮红润。粗略看起来，他象是当过农村的公司经理之类。可见人的品性是很难改变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河马般臃肿的体型，万料不到其中包藏着的一颗如狐狸一样狡猾的心。

“我是管家龟山兵助。远道而来辛苦了。车上很挤么？”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双小眼睛滴溜溜地把我的全身

搜索了个遍，那眼神就象马贩子在估量马的价钱。他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我的证件，又大大咧咧地问了几句，然后弯腰咳了几声，说：

“提起朝比奈家，自然那是没的说的啦。自从朝比奈三郎义秀阁下以来就是名门豪族，有这么一座与身份相应的豪华府邸，如果想雇用东京大学的毕业生的话，当然要多少有多少。但主人硬是要雇用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唔，这差不多可以说是对母校的怀念吧。至于差事么，也不会有更好的给你，反正不过是陪着主人消磨时间。我这么说，主人也并不反对。”

他的口气很大，话里话外叫人觉得他就是掌管这座府邸的真正实权者。他的自信表明，主人仅仅是个象征——说成是个玩具或机器人也许更确切。如果我的态度或其它某个方面为他所接受，那么我对他来说，就或许会成为一个既无益也无害的存在了吧。

过了一会，我被带到二楼的一间书房——松枫阁的主人朝比奈寿在这儿等我。

我行了一个最尊敬的礼，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脸。主人差不多与我不相上下，年约二十三、四岁，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漆黑而清澈的瞳仁里，透露着无边的忧患。说实话，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巨额的财富，正是尽情讴歌并受用青春快乐的时代，然而他好似与此无缘，他的身上笼罩着一种阴森的气息。

我的脑际忽然浮现出哈姆雷特这个名字。当然不能说他的心为唯一复仇的念头所牢牢地攫住，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波动着这样的联想。有的人属于好冥想的、内向的、非实行的性格。对这种人来说，金钱自不必说，即便是与金

钱有关的任何行为，他也不能忍受。这样的人，由于某种机遇登上了肩负有重大责任的高位，无论其他人如何地艳羨，但对此人来说，这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在他感到欢愉之前，富有就已经将他压碎了。

“是郡司君么，非常欢迎你来。别客气，请坐。”

他的语气谦恭和蔼。在执掌这个家庭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了威严，这是不消说的，但他对我，却毫无装腔作势，不见一丝傲慢之态。

“在京都有家眷么？住在哪儿？”

“离鹿谷不远……”

“啊啊，是个好地方。那一带，沿着银阁寺的流水，有一条朝鹿谷、寂王寺去的小路，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称它为哲学家之路。那儿的花美丽无比，夏天凉爽宜人，红叶尤其好看，冬天也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那条小路，走过多少次，我也记不起来了……”

谈话一开始就走了题，一点儿也没有雇佣考察之类的气氛。他满脸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兴奋，也不向我打听关于古都的什么，自管沿着自己的回忆所向说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谈话仍在继续着。

“蛭田先生在这儿，不知午餐怎样安排？”

当女侍来问的时候，我才醒过神来，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

“实在抱歉，添麻烦了……”

我惶惶不安地说。他似有点依恋地摇摇头：

“没关系。我好久没有这么快活了……今晚，就住在这儿吧。”

“可是……”

“还有别的什么事要办么？你从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呢？”

“有需要我做的事

“当然。这儿不错……待遇之类的问题，以后请和龟山商量一下。你的住处可能不大好，就在大门旁边的大院里。还有什么合适的地方的话……喏，就请暂时住在那儿吧。”

在我的脑中，与这座府邸相关的主人失踪的可怕传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也丝毫没有去考虑给我安排什么差事的念头，我对这个新主人、与自己属于同时代人的深深友情，就在这瞬间开始支配了我。

我返回京都，把这事告诉了在乡间的母亲，随即整理好行装，赶紧来到了松枫阁。

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整理古文书及干一些属于私人秘书的杂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乐园里漫游……直到那个恐怖的事件发生，直到怪异之极的婚礼上的骷髅舞开始……这个名为松枫阁的大府邸恰似一座世外桃源。

那个时候，我对这一切当然都毫无觉察，然而在那平静而和乐的生活背后，正在涌动着—一个刻毒的阴谋，血腥的好计、杀人的计划，成为它阴暗的底流。

倘若我有侦探小说家的才能，就会把潜伏于其中最隐秘的内幕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遗憾的是，我连片鳞只爪也无。我只是从历史家的角度，打算把当时我曾耳闻目睹的事实以及后来推理出来的事实，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追踪索源地反映出来。假如即便如比仍在某个地方出现了空白点，那么就请诸位谅解，这不是我故弄玄虚，而是我力所不能之处。